



沙漠綠光

包順柳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沙漠綠光

包順柳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漠绿光 / 包顺柳著.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8.10

ISBN 978-7-227-06970-6

I. ①沙… II. ①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46302 号

沙漠绿光

包顺柳 著

责任编辑 贺飞雁
责任校对 姚小云
封面设计 石 磊
责任印制 肖 毓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宁夏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rmcbs@126.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50521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凤鸣彩印广告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1500

开本 889 mm×1194 mm 1/16
印张 12 字数 150 千字
版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6970-6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一)心酸的童年	001
(二)二舅公	011
(三)渠县三汇镇	016
(四)小学生活	022
(五)翻越铁山进城读中学	035
(六)在金沙江边的原始森林里勘测铁路	045
(七)奔赴大西北	057
(八)去新疆勘测铁路	059
(九)与风和水结缘	086
(十)儿子这小东西	096
(十一)核电站里的法国风流女郎	105
(十二)国际水务公司成立	110

(十三)空中水库学院	118
(十四)赴大西北沙漠考察记	119
(十五)T型飞机事故分析会	155
(十六)沙漠地下输储水工程鉴定会	163
(十七)独家采访	179

(一)心酸的童年

8岁那一年，丁丁猫的母亲去逝，对人生似懂非懂的他，见一堆亲友围在母亲的床前号啕大哭，知道自己美丽、年轻的母亲快要远离自己，他对二舅说：“二舅，你用枪对阎王爷派来的差狗儿开一枪吧，打死藏在那里的阴间魔鬼。”痛哭无主见的大人们都觉得这是一种好办法，将视线转向二舅，二舅回家取来猎枪对么姑床下开了一枪，火光一闪，枪声震动了汪家沟小山村，是否打死了阎王爷来收么姑性命的差狗儿，谁也不知道。不过，这一枪声对丁丁猫及大人们算是一种瞬间的安慰，又过了一阵，丁丁猫的母亲终于撒手人世，亲友们哭声一片。

丁丁猫自幼随父母住在外婆家，从小听表姐表弟们把自己母亲叫么姑，也跟着大家把母亲叫么姑，这得到只有独女的外婆的笑脸支持，因为外公和亲舅死得早，外婆希望外公家的“香火”靠丁丁猫和弟弟来接续。

么姑死后哭得最伤心的是外婆，哭了10天，水米少进，煮一罐稀饭每天吃一点点。她怪自己命不好，年轻时就守寡，用她的话说，守着儿，儿化了；守着女，女也化了。众乡亲们总是异口同声地说，你还有一对可爱的外孙，有盼头。这句话对外婆算是一种安慰。

一个阴雨的上午，喜好到处游走的丁丁猫路过外婆家四合院右下方不远的农舍，这是一栋民国初年建的旧瓦房，正三间加两侧用茅草盖的

猪牛圈，算五间房，这是当地最穷的亲兄弟共住的农舍。哥哥刘长贵原是家里壮劳力，年轻时喜好抽叶子烟，喝 72 度的自制烈酒，以解劳动后的疲劳与郁闷，因他不幸得了肝肺病，30 多岁早亡，留下了一双女儿“来宝”和“谷子”。女人老实本分，尽全力把两个女儿养大。大女儿“来宝”嫁了一个剃头匠，后来由姐姐作媒，把妹妹介绍到附近一户张姓小伙，从此刘长贵一家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艰难度日。10 多年后，老实本分的弟弟刘长发娶了一个长一身蛮肉的弟媳妇，生了两儿两女四个娃儿，生活很是困难。大冬天外面下雪降霜，刘长发只穿一条刷把单裤和一双自制的破草鞋到冬水田里干农活，冷得他下肢麻木钻心地疼。据传，他老婆是大侄女“来宝”介绍来的邻居好友之女，此女身材肥壮，大嘴大声，不识字，也不认数，过门后第一次挑了 4 只小猪崽去集市上卖，猪贩子上前按风俗将手伸到自己长衫内要跟她摸手价，她不懂规矩，立即斥责：“你一个大男人，要我把手伸到你的那个裤裆里，你是什么意思？莫不是想占老娘的便宜？”邻居吴万太忙上前劝解：“张表婆你误会了，他这是想买你的猪崽，用在衣服下摸手指的方式跟你谈价钱。”她大声说：“我可是过门不久的新媳妇，把我的嫩手伸到男人的那个地方去摸价钱，光天化日之下丢死人，我不卖了。”吴万太笑着打圆场说：“我们张表婆是刘长发刚过门 3 个月的媳妇，害羞，不习惯伸手摸价，你们就报个开口价吧。”猪贩子忙改口说道：“对不起呀，这位新娘子大嫂，说吧，你这 4 只猪要多少钱才卖？”“我要一只一只地卖。”“好，每一只猪多少钱？9 块钱一只卖不卖？”猪贩子害怕对方再误会，也怕这 4 只油光水滑的小猪崽生意做不成，于是打破常规先报价。

“9 块块钱，你就想买我这么乖的小猪？”张表婆一口回绝。中间人吴万太极力想促成这笔交易，又接话：“你要多少钱才卖？”“我要卖 8 块钱。”张表婆自以为 8 比 9 大，所以大声地说出了个 8 块钱，她这一开腔引得小猪市上的客人们哄堂大笑。

吴万太忙说：“大家别笑，我们这位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不太识数，

也是初次来卖猪，我来作中，他转脸对卖方小声说：“张表婆，8块比9块少，你为什么要8块？这样吧，买猪崽这位老哥也是实心人，已经喊9元一只，我看，你们就成交吧。”

张表婆见邻居吴万太是好心人，又是3个月前她跟刘长发结婚请的支客师，信得过，于是说：“吴万太，你说9块比8块多，那就9块一只，我一共有4只猪崽，总共应该是32块钱。”

吴万太摇头：“我说她张表婆呀，4个9是36，他应该付你36块才对。”

“你说36比32还大？”

吴万太点头，他心里在打鼓：“不识数的人做什么生意嘛？刘长发也真是，怎么讨这么一个傻婆娘？”

张表婆接过36块钱，她左手握钱，右手无名指在舌头上沾了一下口水，边数钱边高声数1块块、2块块、3块块、5块块、6块块……猪贩子买家阻止道：“我说你这位大嫂，你数错了，怎么从3块块一下子跳到5块块？我看你够精明的哟。”

吴万太接过钱从1数到36，说：“张表婆，这钱数没错，一共是36块钱。”

张表婆以怀疑的眼光接过钱，又数“1块块、2块块……”

吴万太对猪贩子使了个眼色，猪贩子将4只猪崽抱进自己的大竹筐内挑走了。

别看过门才5年半的张表婆五大三粗，是个生人崽的好婆娘，一年一窝生下4个孩子，加上两个大人，六张嘴要吃饭，吃不饱的孩子们少不了要到隔壁刘长贵大妈屋里去做些偷玉米拿红薯的事，妯娌间少不了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为养活4个孩子，刘长发自愿报名去梁山县修军用飞机场，半年后回来，得了一点辛苦钱，也接济了大嫂。又过了一年，两家人矛盾升级，老实巴交的刘长发穷极了，半夜他心跳地去到有钱人家偷了一次，黑暗中还未找到偷什么好，就被病床上的主人吼了一声，吓得他慌不择道逃了出来，再也不敢有偷人财物的想法，但孩子们三天两头

明目张胆地去嫂子家偷盗，他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嫂子不满兄弟家4个小侄儿明偷暗抢的作法，虽然有两个住得远的女儿和女婿，他们的经济也无能为力。极度穷困绝望的嫂子，一天夜里吊死在床边的楼梯上。

天性好玩的丁丁猫，每天都到外婆菜地里去摘菜，要经过刘长发和他嫂子的土地坝。一个阴雨天的早晨，丁丁猫无意中发现刘长发表叔和他老婆惊恐地站在他嫂子床前，她顺眼看到，躺在床上的老婆婆身体僵直，舌头伸了半尺长，贴吊在下嘴巴上，吓得丁丁猫脑子发蒙，忙闪身走过，不敢观看第二眼，他脑子浮现出大人们平时摆龙门阵描述的吊死鬼形象。

由于刘长发夫妇是汪家沟最穷的一家人，大家同情他家，异口同声地帮助掩盖他嫂子是吊死了的真相，并且当天用4块床板作了个木匣子，下午就草草埋了，第二天才通知死者两个女儿她们母亲病死的讯息。哭着奔丧的两个女儿未见母亲遗容，只见新坟，她们怀疑母亲是被叔叔两口子害死的，但总找不出证据。一天在大街上，“来宝”遇见放学回家的丁丁猫，便问：“娃儿，我妈是怎么死的，知道不？”不会说谎的丁丁猫答：“舌头伸了半尺长吊死的。”

以一个不满10岁小孩的一句童言为据，“来宝”到乡派出所以谋害罪告了小叔刘长发夫妻。乡公所派人来到坟前将新坟挖开，开棺验尸，众人见到死者的舌头真是伸出了半尺长。乡干事调查了解到死者与弟兄和弟媳之间平时不和，常为鸡毛小事吵架不断是事实，但死者并非弟弟和弟媳谋害，而是死者在世时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生活无法自理，感到绝望而上吊自尽。原想敲叔叔竹杠的“来宝”两姐妹，反而成了众乡亲指责未尽孝道的被告，颜面丢尽。为“来宝”提供信息，被众人责怪的丁丁猫，成了说真话受人尊敬的好少年。从道义上讲，汪家沟众乡亲们帮刘长发夫妇掩盖死者是上吊自尽这一事实，是出于对贫穷弱者刘长发夫妻的同情，而非有意违心。后来丁丁猫逐渐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诚实待人，说真话才是处事之道，纸是包不住火的。

丁丁猫有个远房外公,住在距离外婆家一公里远的一条大石梁下边的一个凹形平坦地面上,这是一栋摇摇欲坠的木结构双层瓦房,由于旧房已有百年历史,它有点儿像意大利比萨斜塔一样,成80度向南倾斜,房主人不得不用四根长圆木支撑,以防倒塌。丁丁猫每次从大而长的石梁上路过,心中都像癞格包(方言:癞蛤蟆。)吃豇豆一样悬吊吊的,害怕这座房子会轰然倒下。他细观地形,房子的西北两方向是石梁,虽然是坐落在凹地,而且是向西南倾斜,西北风吹不到这里,而东南风正好与房子倾斜的方向,可以抵消房子的倾覆力,使这座让人心悬的危房经百年风雨总也倒不了,这房子让万公公有个能遮风挡雨的家。一次丁丁猫随外婆到万公公家作客,他老婆热情接待,由于是傍晚,太阳刚落山,屋内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清。当主人点上一盏桐油灯,丁丁猫发现这间宽大的房屋内除一个土灶台、一张旧方桌,还有两条长凳外,什么也没有。唯一的镇宅之宝,是装满大房的幽暗灯光,显示着主人家的清贫与寒酸。后来外婆告诉丁丁猫,万公公的父亲那一代人家境不错,由于万公公从小游手好闲又抽鸦片烟,卖了田地败了家,他好吃懒做靠“耍秋风”和偷牛过日子。

丁丁猫问外婆:“什么叫耍秋风?”

外婆笑着说:“耍秋风就是每年秋天收麦子或稻谷的季节,你万公公先在家里熬一些红薯麻糖和米制的凉虾,用水桶装着担到田边地头去换粮食。因为秋天收割时天气炎热,收粮食的人们口干舌燥,在田里能吃到又甜又爽的凉虾或麻糖,十分惬意,很受农民们欢迎。”

一次,丁丁猫无意中见到万公公头戴破草帽,上穿油污的丝绸短袖衫,下穿破刷把短裤,挑着一付担子,左边是半桶水和像蝌蚪状的白色糯米凉虾,右边是一个旧的竹筐,筐内装着小瓷碗、瓷调羹和一个准备装粮食食用的大麻布口袋,还有一小布袋装着红薯制的麻糖。他去到收割稻谷的田边,将担子放在田边桐子树下的阴凉处,用破草帽为自己扇一阵凉风,对着田里收稻谷的熟人们吆吼说:“老哥、侄儿、侄媳妇们,你们辛苦了,

要不要喝碗凉虾解解渴？”

这时候太阳升顶，收割稻谷子的人们正是口干发痒之时，都把眼光投向树阴下乘凉监督收割的少老板。还是小孩的少老板绷着小脸在想，要不要喝一碗凉虾解渴？因为他也口渴难忍，口水在牙缝里打转，突然听到一个甜美的声音：“小少爷，你瞧谷子辛苦了，这么大热天，一点凉风也没有，来，请您喝一碗又凉又甜的凉虾。”小老板转头见吴三万像一个家奴一样地躬着身笑着脸，双手将一小碗白色凉虾递到了他面前。

小老板绷着脸从牙缝发出声音：“滚开，你没看到今年的稻谷收成不好吗？”

万公公是见过大场面的人，知道这小孩脾气大，他小声笑着重说：“别发火，这大热天的，越发火身上越热，这碗凉虾不要钱，凉酥酥的，吃下肚会从嘴凉爽到背心，安逸得板。”小老板摇了摇头，算是回话。万公公又小声说：“小老板，看在你平时为我赶你家恶狗的份上，这碗凉虾请您老人家喝不要钱，若要钱，就算我是龟儿子。”万公公一只手上举，双脚成“八”字形左右歪一下，双手做了个学王八走路的怪相。

“真的不要钱？”小老板问。“万公公我啥时候在你老人家面前撒过谎吗？”

小老板不情愿地接过碗，张开小嘴三下五除二，瞬间将凉虾吞下肚，将碗和调羹交还给万公公。万公公说：“再来一碗哟小老板，我还是不收钱。”“收钱您就变龟儿子。”小老板露出微笑，调皮地学着万公公的口气说。很快，他又喝完第二碗。万公公见一向严肃的小老板中计上钩，便大声对田里收割稻谷的大人们吆喊：“田里的大叔、侄儿、侄媳、姑娘、小媳妇们，你们辛苦了，到这桐子树下来凉快一会儿，喝碗凉虾，保证您一会儿干活更有劲。”他斜视小老板一眼，见他无反对表示，又说：“刚才小少爷一口气喝了两碗凉虾，真是安逸得很啰。”田里的人陆续来到桐树下各找阴凉处坐下，一些男人脱下上衣，光着上身擦汗，一些女人们摘一片大桐树叶当扇子扇着凉风，自言自语道：“快立秋了，天还这么热。”万公公

动作敏捷地掏了 15 碗凉虾,说:“这天大热的,大家辛苦了,我代表小老板,每人给一碗慰问大家。”说着他端两碗凉虾,来到两位同辈面前。众人都将双眼投入小老板,小老板装一回大方,笑着说:“大家每人喝一碗,我请客。”一位老农说:“小老板,你不怕你家大人……”“不怕,我作主,等会儿让万公公装一袋湿谷子,这天快下雨了,大家喝完凉虾要加油干哟。”

一会儿工夫,每人喝了一碗凉虾,立即下田继续干活。

这是万公公今年的第一场要秋风,战果辉煌。

又过了半个月,万公公到另一户人家的麦田里去要秋风,当他穿着破衣裤,戴着烂草帽,袒胸露怀,挑着水桶一头是装凉虾,另一头装的是半麻布口袋红薯麻糖,他边走边哼着川戏调子,摇摆潇洒地来到一块麦田边,放下担子后,用卖麻糖的小铁锤和一个 U 形刀片“叮叮当”空敲几下,说:“大哥、大嫂、侄儿、侄女们,你们辛苦了,喝碗凉虾解一解渴,吃一块麻糖甜到心坎。”麦田里戴着一顶新草帽的是万公公的远房大哥,他一边割麦子一边思考着怎么应付这个明要秋风,暗是贼的远房表弟。从麦田中间忽然间冒出一位头戴花草帽,上穿新蓝布时髦短袖上衣的俊秀媳妇,用银铃般的声音问道:“你这凉虾怎么卖?”

万公公想起俊女子是春节才过门的新媳妇,回话道:“传说我这位侄儿媳妇是我们九岭乡的豆芽西施,她生的豆芽又嫩又鲜,什么时候教我做豆芽,好不好?”

“好是好,你得先交学费。”新媳妇灵牙利齿,笑着回话时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很是耐看,她那新草帽下粉红的圆脸蛋上,显出一对酒窝,上面长着一对忽闪忽闪的丹凤眼。

万公公见新侄儿媳妇搭了话,他动作熟练地端起一瓷碗凉虾,双手递到豆芽西施面前:“侄儿媳妇,今天我请你喝凉虾,算是预付的拜师学艺费。”

“嗨哟,一句玩笑话,你就当真了,你这一大碗凉虾我可受不起。”身材苗条、体态轻盈的豆芽西施一边从脖子上取下一条白净的新毛巾擦汗,一边用眼睛斜视着三丈以外的麦田另一角,正在埋头割麦的公爹和

丈夫。万公公端着虾凉，见脸红的豆芽西施不敢接，这让他下不了台，他又说：“您这位侄女儿媳妇嫌少是不是？只要您开口，我这桶凉虾，够这大田里的 10 多位乡亲每人两碗，算我向你学做豆芽交的学费，也算你请大家的客，行不行？”

豆芽西施笑着接过碗一口喝完，又用她那银铃般的声音顺势说：“爹，你们大家都来吃凉虾，我刚收万公公这位学制豆芽的徒弟，算他交的学费，你们不吃白不吃。”作为半个老板的新娘子发话，麦田里弯腰割麦的 12 位男女都直起腰，放下手中的农活，向着田边上的万公公身边走来，万公公动作迅速地为他们每人掏一碗凉虾。唯独田中间一位戴宽边新草帽的人仍埋头割麦者假装看不见。豆芽西施见状，知道今天自作主张请了客，让公爹面子上下不了台。她端一碗凉虾去到田中间的割麦人身边大声喊：“爹，休息一会儿，喝碗凉虾解一解渴。”

公爹大人这才直起腰接过凉虾碗，两口喝进肚里，他拿着空碗来到田边，将碗交还给万公公说：“万老弟，你龟儿子会做生意，今天看在我儿媳妇的面子上，你这一桶凉虾我包了，你给每人再弄一碗，我请客。”大家高兴地又喝了第二碗，此时公爹大人从腰上取下一把备用镰刀交给万公公说：“万老弟，你的一桶凉虾我们每人刚喝两碗，就吃了个底朝天，还是算我请客，大家的肚子饱了，你的生意也做完了，现在请你下田帮我割麦子，晚上不但酒肉管饱，这桶凉虾和那 30 块麻糖我给你半斗麦子，怎么样？亏不了你。”

万公公不情愿地接过镰刀，随大家干活直到太阳下山。晚上酒足饭饱后，众人坐在老板的石坝上“晒月亮”，那位豆芽西施侄儿媳妇再开口：“万公公，听说你会口技，能不能给大伙表演一下？”正想在侄儿媳妇面前露一手的万公公，拿着一个小凳子坐到石坝中间，上衣一脱，咳一声嗽，打起“肉莲花乐”，他先手双手在自己额头上“啪啪”地拍了两下，双手掌“啪”，互拍一下。用弯曲的双手胳膊，在自己两侧夹肘窝下，用力夹击发出“啪啪”两响击肉声，再双手掌互拍，发出“啪”声，又用两手掌同时击打

在大腿上“啪啪”。五种动作发出五种不同的啪啪声，此刻，他嘴里还发出两种声音：用牙齿和舌头及口腔气流弹出音乐的“波”字碎短音，同时，他用嘴唱出清脆的韵律：“老板的腊肉，香又甜。鸡蛋、鹅蛋咸又咸，我不吃鸡蛋，我不变鸡；我不吃鹅蛋，我不变鹅。变鹅嘎嘎叫，变鸡叫格格，蛋多、蛋多。”他的“肉莲花乐”越打越快，嘴中的唱词和牙齿与舌头弹出的清脆伴奏声也越来越快。人们暴发出一阵笑声加掌声。老板大哥心里高兴，给万公公点燃一支叶子烟算是奖赏。

豆芽西施余兴未尽，说：“万公公你还有什么把戏，再表演一个行吗？”万公公拿一条双人竹篾席将自己卷在筒里开始表演第二个口技节目。经过一段时间里面传出鼻声，有人笑着说：“这万公公睡着了。”又过一会儿传出几声公鸡叫。再过一会儿，席筒内又传出脚步声音：“哪一个哟？”传来年轻女子问话声。“过路爹。”男中音回答。“你朗个兴骂人吗？”“大嫂，你听错了，我说的是过路‘的’，不是过路‘爹’。”年轻女子斥责道：“黑狗，你去咬那个过路‘爹’。”此时传来狗叫声：“汪汪汪。”又传出路人逃跑的脚步声，“咕咚”，有人落水的声音。“唉哟，我掉到沟里去了。”听众们一片欢笑声。万公公将竹席筒掀开，抛向空中，竹席飘落下来后，扣压在豆芽西施头上，人们又一阵欢笑。

一天上午，丁丁猫听说万公公偷了一条牛，被丢牛人从他家里扭送到乡公所。丁丁猫和小伙伴书元一道去到万公公家后面的竹林边，看到了一条半大的黄牛关在牛圈内。黄牛通人性，可能是牛被偷后赶了几天路，一直没有吃草，它肚子饿了，牛眼中含着眼泪，可怜巴巴地望着两个小孩，大概希望能给它一把草解馋。下午听说万公公在乡公所与丢牛人打官司胜诉，他鬼辩道：“乡长大人，我不是偷牛贼，这牛是我昨晚在路边捡来将它拴在牛圈内的，正等失主来认领，我要真是偷牛贼的话，早把牛牵到树林去杀来卖肉了，哪里会关在圈内等到这位失主来抓。”万公公一顿狡辩，说得乡长和失主哑口无言。最后乡长判决失主向万公公赔礼道歉，并给万公公2块银元的辛苦费，以示感谢。

半年后的一个清晨，外婆小声问：“丁丁猫，你去响水洞，到你万公公那里去割2斤牛肉。”“要不要钱？”丁丁猫好奇地问。“不要钱，我已将钱给你覃婆婆。”丁丁猫明白，覃婆婆是万公公那位年轻时俊秀，老了还像一朵狗尾巴花一样，脸上呈棕红色，身材窈窕多姿，说话细声细气的白净女人。

丁丁猫带着谜一般的心理，约上小伙伴书元来到距外婆家不远的响水洞。这里是两山夹一深沟，两岸杂草丛生，山坡陡峭，顺丛林羊肠小道，双手还要抓住路边小树，才能沿“之”字形羊肠小道下到沟底。那里有个深水潭，水潭的右方和正前方是深不见底的大崖洞，水潭上方有百米高，从沟上游来的流水，形成小瀑布，终年有小股流水不停地落入水潭中，远远能听到“哗哗”的滴水声以及水潭侧面山洞反射出的回声。丁丁猫从小就感到这里曾经是乞丐和强盗藏身出没的地方。两位小朋友来到崖洞边的沙滩上，看到树丛中的万公公穿着一件与周围山色近似的空心油污蓝布短上衣，正埋头剥牛皮。他望见是两个“孙字辈”的小孩，但放心大胆地继续剥牛皮。他动作轻巧、刀法熟练，很快剥完了一只半大的水牛皮。水牛像刚被杀死，去皮后的牛肉上还冒出片片热气，水牛肚皮上的肌肉还在上下跳动。不等开口，万公公就从牛的后腿上割下两块牛肉，用尖刀各扎一个小孔，顺手撕开两片早已准备好了的粽树叶，分别穿在两块牛肉上，递给两个小朋友。当他递牛肉时，丁丁猫看到万公公双眼布满血丝，说明他昨天偷牛赶路，整夜未睡，从他满脸惊恐的眼神上，丁丁猫明白，这位白天会“耍秋风”卖凉虾和麻糖的“正人君子”，晚上确实是一个偷牛贼。若现在有地方武装来抓他，那将会人赃俱获，板上钉钉子。丁丁猫也看出了偷牛贼万公公的狡猾，只要他听到或看到两边山坡上有陌生人或异样的声音，他会丢下死牛，提着刀窜入两步外的树林中，纵有千军万马来捉纳他，凭他与树林颜色一致的破衣保护，未必找得到他的踪影。

从万公公身上，丁丁猫看到一个好吃懒做、吃鸦片烟者的可怜人生，平时，无论他装得多么正人君子，迟早会露出马脚显出贼形。

(二)二舅公

丁丁猫的外婆家距外婆娘家有约3公里远的田边小路,大概每位出了嫁的女子,经常都会梦魂迁绕,回忆起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的快乐生活,以及各种童年趣事。每一个月丁丁猫都陪外婆去一次她的娘家。外婆娘家有一个相当大的三合院,院中有个比篮球场还大的石坝,三面是旧的双层木房,共住堂兄弟6户人家。上排正中的一间大房叫“堂屋”,是婚丧喜事和节日共同操办宴请宾客的地方。堂屋对面是一片茂密的斑竹林,透过斑竹林能望远见一公里外有一座三角形的尖咀山,这是一座像埃及金字塔般的天然植物,高约百米。当地人见怪不怪,这座山无声无息地站在这崇山峻岭之间。这座国宝级的圣山,何时才能被开发供旅游观赏?是丁丁猫从小的幻想。但愿早日将此地开发成旅游区。

每次丁丁猫陪伴外婆到她娘家去,顺着一条土路兼有不规则石板小道,下到三贫河沟,绕过两个弯月形的长冬水田,到达距响水洞顶不远的另一个三贫河交汇处,下到河边后踩着几块有些松动、半浸在水中的小石墩走过河沟。顺田边土路斜着上行,路左边传来山沟内响水洞“哗哗”作响的滴水声。经过几个梯田的田边小道上,与坡地一座只有新木柱子,房顶盖着新瓦,没有墙和门窗的新瓦房边。新房端头的另一侧,是一座用不规则石头和石灰三合土砌成的露天圆形高台烧瓦窑。每次路过时,丁丁猫都瞧见有两位农工在新瓦房内不快不慢地手工制作土坯瓦;或看到瓦窑内火光夹着浓烟黑雾升向天空,窑顶有稀泥池,灌水密封,池内盛满混水,随着火力密封水池内冒出白色蒸汽;有时候见到十几位窑工在开启的窑内,从顶向下一层一层地取出他们一个月的劳动成果,一片挨着一片的灰蓝色凹形土瓦,堆在窑的侧面准备出卖。这些窑工们见了丁丁猫的外婆,像见到久违的长辈,都亲切地打招呼,外婆从前是这一带长大的,与他们都是姓孙的同族。丁丁猫看到外婆脸上放着光,心情愉快站住

以笑脸回话。

过了热闹的瓦窑和新房，土路两边有几棵长满茂密圆形桐叶的桐子树。婆孙两人走过桐树林，顺着整块山石凿成的不规则斜石梯，来到一块旱田边，每次都能见到田里的外婆娘家兄弟或侄媳们在劳作，田里的各种蔬菜或粮食总是枝繁叶茂。他们见到外婆，猛然从植物丛中站立，全身只显露一个头，笑着热情地打招呼：“大姑你来了。”过了旱田来到外婆娘家大院侧面，从吊脚楼下穿过，顺十几级整齐的宽阔斜石梯，来到大院的石坝内。首先迎客的是七八条狗的狂欢乱叫，听见狗叫声，三合大院内的各家门打开，主人站在自己门口对外婆喊道：“大姑你来了。”“姐姐你这里坐。”说这话的人不是幺舅公便是二舅公，他们边说话边端着一条长凳，嘴上含着一个燃着火的自卷叶子烟竿，笑着来到大石坝中间，将长凳放到丁丁猫和外婆面前，小声说：“姐姐我家吃午饭。”一路走累了的外婆坐着点头回应。院内的大舅公穷，只是站在自家前给外婆聊几句儿女情况，便回屋忙自己的家务活。最穷的一家人是死了丈夫无儿无女，单住一套楼房的四舅婆，她满头白发走路颤抖，一只手端着一个小竹篮，竹篮内装了半筐向日葵和带着泥土的花生，放到外婆坐的长凳上，请丁丁猫婆孙享受她的“最高招待”。丁丁猫吃了几棵向日葵籽，最边上的一扇房门开了，幺舅公穿着拖鞋来到石坝中间笑着说：“姐姐到我家过午。”丁丁猫随外婆到幺舅公家各吃一碗猪油挂面或两个白糖荷包蛋，边忙家务的幺舅婆和坐在另一条长凳子抽长烟竿的幺舅公，轮流说些家长里短或儿女们的话题。过了两个时辰，丁丁猫婆孙回到石坝长凳上剥瓜子和吃花生。头发花白、半弯着身子、气喘嘘嘘、说话吃力的二舅婆站在门口，用嘶哑的声音边打手势边说：“姐姐你进屋来烤火。”身上有点凉的外婆迈着小步来到火塘边的宽凳上坐下，她与二舅婆小声说着女人间的私房话，说到激动时，二舅婆将嘴伸到外婆耳边一阵私语，她对最信得过的大姐哽咽地述说着自己的苦闷与心酸。靠着外婆烤火的丁丁猫，也没有听清两个人说的什么内容。过了一阵儿，二舅公牵着一条黄牛拴到后面的牛圈